



做蚊烟

□陆遥

盛夏白天,太阳一出,地上仿佛着了火。盛夏的晚上,又是难熬的长夜,不仅热得人喘不过气,而且成群的、虎视眈眈的蚊子专盯着纳凉的人们,好让它们吃个够。为了对付这群吸人血,同时又传播疾病的人类天敌。人们挖空心思,用尽各种办法来对付这群细而密、黑压压、嗡嗡作响的蚊子。“薄暮蚊雷震耳聒,火攻不用烟攻。脚炉提起团团走,烧着清香路路通。”从这首古代的杂诗中便可看出,从很远的时候,人们便开始做蚊烟来驱蚊了。

从我记事的20世纪70年代初起,每当夏天的晚上,便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。那时,农村里没有楼房,住的都是低矮潮湿的平房。平房前面几乎没有多少空旷的场地,人们习惯性地把农作物种到房前,因而白天躲在庄稼地里的蚊子晚上便成群结队地飞出来。它们嗡嗡作响,见人就可叮,见人就咬。

由于那时既无风扇,更无空调,人们在潮湿矮小的房子里根本待不住,便纷纷出门站在狭小逼仄的场地纳凉,因而饱受蚊子之害。往往伴随着一阵刺痛,手拍下去,便是满手殷红的鲜血。大人受得了,小孩,尤其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,则被咬得哇哇大哭。额头上、手足上布满了一个个大疙瘩。为了对付蚊子,大人们一个劲地用蒲扇为小孩驱蚊,但还是防不胜防。为此,家家户户便做蚊烟了。

天未擦黑,叫了一天的知了还在长吁短叹时,人们便将方桌子搬到外面。一家人围着桌子粗茶淡饭后,将桌子擦干净,然后将小孩放在桌上。女人用蒲扇替小孩驱蚊,男人则将过麦场时留在布袋里的麦芒抓点出来,放在上风口,然后再从场的四周扒拉来一些杂草,以及农作物的秸秆,将之搅和在一起,这些搅和在一起的杂物最好不干不湿,这样容易闷烟。一切准备妥当后,男人用火柴点燃杂物堆,渐渐地,一股股烟雾袅袅升起,随风蔓延。

说来也怪,伴随着阵阵烟雾,蚊子不见了,刚才还啼哭的小孩不再哭闹了,大汗淋漓摇着蒲扇赶蚊的女人停下了蒲扇。似乎四周的一切也停止了喧嚣,唯有那田野里虫子的浅吟低唱。这个时候,也是农村晚上来串门乘凉的黄金时段。不管平日生疏远近,只要有上门的邻居,好客的主人总是递烟倒茶。不仅如此,还将家里的瓜果、鲜花生和刚从田里采来的芦稷拿出来,招待来客。

蚊烟在四周飘散,吃着这样和那样的人们聊天的话题也是海阔天空。上至国家事,下至芝麻事,王家长,李家短,坐在烟雾下的人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。说笑间,蚊烟上噼噼啪啪,冒出了火苗。冲上去的人迅速加上点杂物,再放上把晒干了的艾草,瞬间,烟雾中夹着一股特有的,驱蚊极佳的馨香在四下弥漫开来。

乡村的夜晚,家家都做蚊烟,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因为一家在上风做了蚊烟,被熏走的蚊子就会飞至下家避烟咬人。因而,家家都做蚊烟,让蚊子无处藏身。谁家的蚊烟做得大,就代表着家里人多,纳凉串门的人多。

那个时候,在上小学的我记得到了晚上,最盼望着来串门的人就是钱家爷爷,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大爷是一名抗战功臣,目不识丁的他参加过好多战役。由于在最后的渡江战役中,他不慎将军人证明和立功证明掉在江里,没有了任何证明的他在参加完战役后退伍回乡。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,但他没有找组织提任何要求,而是一心一意和老伴在家务农。到了晚上,这位喜欢串门健谈的老人总是被我们这群顽童缠着讲打仗的故事,讲到动情处,我们幼小的心灵,激起了阵阵涟漪。除了感受到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外,还树立了长大后立志报国的远大理想。

夜深了,湿漉漉的露水悄无声息地打在身上,起了凉意,钱家爷爷还被我们缠着讲故事哩。在我们一片挽留声中,等到他说明天再来讲故事后,我们才恋恋不舍地“放他回家”。

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人心,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不要说城市,就是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了空调。盛夏之际,农村人过上了天堂日子。农民们除在早晚太阳未出和太阳落山,气温不高的时候,加紧收种外,其他时间,都猫在空调或风扇下度夏。到了晚上,人们习惯在空调间里看电视,听音乐,好不惬意。“做蚊烟”这个词现在早已被人们遗忘了。然而,昔日做蚊烟乘风凉,增进了人与人,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同时,它还是获得信息、知识和经验的原始互联网,则成了我夏夜的如烟往事。



渔港一角

黄映波

新四军八路军在海安老街

□葛增华

在海安东大街,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伫立在那里、经过整修的百年老屋——韩国钧先生故居。老屋像一位老人在讲述着当年的动人故事。

1940年10月9日,这晚清庭院贵客临门。风尘仆仆的陈毅将军第一次拜会84岁高龄的前清举人、曾两任江苏省省长的爱国人士韩紫石。

我们从故居高高的门楼下跨过足足有二尺高的木质门槛,过门堂,入庭院,凝望磨砖照壁,步入高大宽敞的正厅。想当年,就在这大厅里,39岁的陈毅将军,英姿焕发,谈笑风生。他与紫老,两人早有书信往来,神交已久矣!今日,老少同堂,一席长谈,犹如春风化雨,更觉相见恨晚!

那天,两人就抵御外侮,谈古论今。正议论到苏北大势,紫老若有所思:“陈将军,我这里有一上联:‘陈韩,陈韩,分二层,含二字。’请将军——”

性格爽快的陈司令大笑,马上用四川话应道:“对头!”将军乃诗人本色,多有神来之笔。此时,神思飞扬:紫老所言陈者,本人及其代表的新四军、共产党;两韩,当指紫老本人,还有便是刚刚败北的国民党顽固派、时江苏省主席韩德勤。陈司令每到一处便宣传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日,共产党一心一意。于是妙接、趣接下联:“国共,国共,同一国,共一天!”

紫石老人深为感动,为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、为陈将军的才华横溢,大加赞叹!当即挥毫,书赠一联:“注述六家胸有甲,立功万里胆包身。”

大厅东北,有一幢南北方向的巨型火车车厢似的洋房,这洋房便是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会址。1940年9月,黄桥决战前夕,为停战息事,紫老受陈毅将军委托,力促团结抗日,邀请八县知名人士在这里召开了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。会址早已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座建于1923年的“小花厅”历经沧桑,现已修葺一新,与院中一株枝繁叶茂的百年广玉兰一起,喜迎中外宾朋。

二

伴随着熙熙攘攘购物的人群,来到中大街。寻找一个叫中山纪念堂的地方。这里不仅是当年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、化名胡服的刘少奇第一次来到海安办公住宿的地方;还是久负盛名的苏北临时参政会的会址。1982年就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为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,1940年11月7日,在海安串场河码头,刘少奇、八路军南进支队领导黄克诚与新四军陈毅、粟裕会晤。

刘少奇的到来,直接带来了延安党中央的声音。陈司令禁不住诗兴大发,当晚吟诗一首:《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,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》:“十年征战几人回,又见同侪并马归。江淮河汉今谁属?红旗十月满天飞。”字里行间,洋溢着战友情、革命情、喜悦情,洋溢着对未来的光明前景无比坚定的决心和信心!这首在海安吟成的古体诗被选在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陈毅诗词选集》。

在中大街164号老县府巷内西侧,我们从一道围墙的小圆门进里,眼前是一排坐北朝南、五间通连、青砖小瓦的宽敞平房。这便是我们寻访

的中山纪念堂。这里原来是一座四合院,1936年改建。

在刘少奇、陈毅等积极筹划和努力下,在新四军、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的积极宣传、组织和推动下,1940年11月15日,苏北临时参政会在这里胜利召开。中山纪念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。他们是来自江都、高邮、泰州、泰兴、靖江、如西、南通、海门、崇明、东台、盐城、兴化等县的临时参政会的议员,还有党组织关系隶属于苏北的扬中、丹阳江南两县的议员,合计388名议员或代表,积极踊跃地参加了会议。

在共产党领导下,广大工人、农民、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的参政会的召开,成为苏北地区开天辟地的大新闻!什么“三三制”呀,“二五减租”呀,民主选举呀,抗日民主政权呀,多新鲜的事呵!会议还通过了施政纲领,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、黄逸峰为议长、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。会议结束后,刘少奇、陈毅等亲切接见议员们,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刘少奇说:“希望大家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,组织一个廉洁奉公的政府,为苏北的抗日斗争努力作出贡献。”议员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共产党干部,十分高兴。会后,抗日的烽火在苏北平原上熊熊燃烧起来……

三

海安的西大街曾经有过很大的荣耀,有过很繁忙的景象。当年,新四军、八路军的干部、战士来来往往,扫大街、贴标语、挑水、唱歌、扶老携幼……在这条街上,发生了海安历史上最有意义、影响最大的事:为统一指挥陇海线以南的新四军、八路军,根据中央决定,1940年11月17日,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(简称“华指”),在这条老街的西寺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!

西寺是民间俗称,佛界雅名祇树祥林,建于明朝初年。清道光七年,重修扩建,成为泰州东乡有名的丛林古刹。总指挥部机关就设在寺内,分司令部和政治部两大部。司令部下设参谋处、军需处、副官处、军医处、军法处等;政治部下设总务秘书科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保卫部、敌工部、民运部,还有军人战地服务团……

华中总指挥部所辖主力为新四军两个指挥部、一个纵队和八路军两个纵队。陈毅为代总指挥,刘少奇为政治委员。成立之时,两军将士会聚一堂,西寺庙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、高昂的口号声和一阵阵的欢呼声。

我们从石板街向北拐进三四尺宽的老西寺巷。西寺巷是与西寺庙相连接的原汁原味的遗存。两侧,一间又一间的小瓦屋还是当年的老模样。走出巷外向北,东边是一片居民住宅区,西边是学校的操场。西寺老庙早已荡然无存。这操场便是西寺的旧址。这里曾经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庙,古庙曾经有过金戈铁马的红色岁月。“华指”在这里,虽然时间不长,但是,正如人们所说,“华指”建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为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“华指”诞生在这里,是海安的无上光荣!这里的石板街留下了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、元帅、大将的伟大身影,留下了他们艰苦岁月的珍贵足迹!

行走空旷的操场上,仿佛听到部队清晨嘹亮的军号声;仿佛看到东方天际一道道霞光四射,染红了天空,染红了大地……



记住石智勇那一声吼

□孙同林

看有些比赛,心里时常充满纠结,跟着运动员们紧张,但看石智勇举重却是个例外,因为他让人放心,一举一个成功,一出场就给人惊喜。

7月28日晚,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73公斤级决赛中,石智勇以总成绩364公斤(抓举166公斤、挺举198公斤)的绝对优势夺得个人的第二枚奥运会金牌,同时也创造了该级别新的世界纪录。

在举重赛场上,谁举的分量越重谁就出场越晚。石智勇最后一个出场,抓举的开把重量为158公斤,秒杀了前面所有选手的三把重量,因为其他选手最高的是156公斤。最终,石智勇抓举三把全部成功,成绩锁定在166公斤。挺举阶段,石智勇开把为188公斤,而且轻松举起,但在第二次试举时,却发生意外。他第二次把重量为192公斤,而且成功举起来了,正当我为他鼓掌庆贺的时候,却发现有两名裁判给他亮了红灯,中国队教练做了申请上诉,却未能改判,石智勇的第二次试举失败了。场上的石智勇没有分辩,坐在那里闭目养神,将第三把的重量加到198公斤。192公斤的重量尚且没有成功,为什么把杠铃的重量一下子又加6公斤?我暗暗为他捏一把汗。这时,只见石智勇自信地走上赛台,上前抓住杠铃,提起,托在胸前,深呼吸,然后是一声大吼,杠铃稳稳地举过头顶——又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产生了!

我记住了石智勇的那一举时刻,也记住了他的那一声吼。

在中国举重运动史上,只有两个人曾经连续在两届奥运会上夺得金牌,那就是男子占旭刚和女子陈艳青,今天,石智勇也完成了这一壮举。更令人提气的是,石智勇是以总成绩破世界纪录形式完成的这一壮举。

石智勇有过与他老师占旭刚相似的经历。当年的占旭刚因体重变化,从70公斤级提到77公斤级,石智勇也是在63公斤级基础上改为69公斤级。当年占旭刚在赛场上丢下一句话:“举不起来,死在这里算了!”他的话曾点燃华夏万千国人的报国激情。今天的石智勇在举完之后,喊道:“还有谁!”“在73公斤级上,我说了算!”霸气的几句话,听了很解气,也很提气,充满了中国人的豪情和自信。

石智勇有一个绰号——石头,他也乐意别人这么亲切地称呼。他的启蒙教练说,因为他一直都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,叫他“石头”,是对他这种品质、对他能力的肯定。

石头不仅仅坚韧不拔,它还具有深沉、隐忍的个性,常常以隐士姿态出现。举重这项运动就是这样,运动员们像一块块“石头”那样,永远在那里默默地砥砺,无休止地做举起、放下,再举起的动作,直到比赛场上,才终于有机会释放一下自我,爆发一声怒吼,所以,我很理解他们在赛场上的种种表现。

喜欢石智勇的个性,也期待听到更多奥运健儿在赛场上发出石智勇那样的吼声。